

老许和老杨

文/顾前

老许离婚后,情绪低落,日子过得也很灰暗,朋友们为了帮助老许尽快解脱出来,纷纷给他介绍对象。可是不知是老许没这个心思呢,还是他的要求过高,总之很长一段时间来,老许见了不少人,竟没有一个让他有感觉的。朋友们都为老许暗自着急,彼此督促着再为老许介绍人品长相俱佳的对象。

一天,老杨对老许说,他准备给老许介绍一个真正不错的女人,那

女的是老杨老婆的同事,三十岁,也离过婚,老杨见过她一次,无论是人品还是长相,她都绝无问题。老杨自己生活美满,婚姻幸福,因此推己及人,对处于不幸中的老许格外有同情心,他已经不止一次给老许介绍对象了,可惜以前介绍的人都太一般了,老许没有看上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见面是在一家茶馆里,那是个晚上。老杨把那女的一领来,老许一

见就非常满意。她长得挺漂亮,面色红润,五官小巧秀气,人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,像是只有二十四五岁。她说起话来轻声轻气,想必性格也很温柔。老许心里动了念头,人也开始紧张起来,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他和吕红(这是她的名字)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后,就沉默不语了。老杨为了活跃气氛,只好越俎代庖,不停地陪吕红说话。见面结束,在老杨的提议下,老许和吕红

互相留了电话,然后老杨就把吕红送走了。

一个星期后,老许终于鼓起勇气给吕红打了个电话,约她再去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茶馆聊聊,吕红答应了。这一次他们谈得很成功,吕红比老许想象的还要可爱,尤其是她的天真和脱俗给老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跟老许谈了很多她童年时代的事情,老许听后自己也仿佛变得年轻了,回忆起了以往岁

月中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,老许再次打电话给吕红,约她出来,这次吕红却找借口推了。第二天,老杨面色凝重地来到老许家,坐下后,第一句话就说:“老许,我恋爱了。”

老许感到惊异不已,问他:“跟谁?”

“吕红。”老杨回答。■



风车
摄影/赵乃勤

里里弄弄

文/杨光

里弄,一串串线性的剧场,是外地人眼中的“Shànghǎi”、外国人口中的“Shànghái”,是上海人心中的“Sàngh[ə]”。

弄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了,邻里间不再相互熟识,不再互相往来,不再没有隐私,不再关心谁家的饭更香……但,我们还是爱往弄堂里穿,品咖啡、喝下午茶、泡吧……甚至什么都不做,就这么荡着。有个默契的共识,就是在弄堂里才能找到上海,那些老墙老木头老标识老门楣才能让我们贴近上海。

弄堂一直在变。从19世纪中叶产生至今不足200年的时间里,从老式的石库门里弄到新式的石库门里弄,到新式里弄,到花园里弄,再到公寓里弄,不断调整着自身的结构、材料、空间和外观,这是多么旺盛的自我成长期,成就了王安忆笔下的弄堂景观,城市的背景,有烟火人气的感动。近几十年,算是萎缩期和重生期,很多弄堂被挖掘机活生生地挖空了,因其价值远不及所在的土地价值。多年前弄堂因被开发而新生,如今因被开发而慢慢走向消亡。还有些弄堂正慢慢破旧下去……少数幸运儿则成了时代的新宠,甚至成了出名的旅游景点,如新天地、田子坊、8号桥等,它们被注入符合时代需求的新“血液”,让私密的居所敞开为公共的

消费空间,顶着闪亮亮时尚的帽子,被大众宠爱着。

摄影师席子说,他总是追着瞬息万变的弄堂们,通过网络、所在地的居民、甚至口口相传等各种渠道打探到哪里又要被拆了,便紧急赶在其弥留之际记录下来。摄影师胡杨拍出来的好多里弄就是连环画,今天还是好好的里弄,第二天就少了一块或缺了一角,第三天住的人也变了,第四天已变成工人临时居所了,第五天开始就奔着消亡挺进了。弄堂是上海开埠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,是海派文化的来源和精髓。它承接了中国的居住传统,也接纳了西方的文化熏陶,是这座东方巴黎特有的腔调。就像我总是梦游着漫步在老北京城一样,也总想着畅步在西风的“腔调”中,不知未来是否有城市的轮回,也或者弄堂成了久远的历史,甚至传说。

里弄,市井中透着一份闲适。螺蛳壳里做道场,它承载着:镜片下茧子手磨出了锋利刀、人与竹篮同步摇晃着进出、黑不溜秋的蜂窝煤把生米变熟饭、缝缝补补、洗洗晒晒、光膀子摇蒲扇与日月星辰同纳凉……今日它还承载了:来来往往的人山人海、跟着时代摇摆的电子乐、形态多姿的橱窗展示,以及坐在对面也要发微信的交流。■

踮起脚尖起舞

文/明前茶

55岁再跳芭蕾的滋味如何?韩青说,一言难尽,我前一次穿足尖鞋的年纪是20岁,体重43公斤,是文工团的群舞演员;现在,我坐办公室35年,6个月前刚晋升为奶奶,体重53公斤。在同龄人中,我还算挺拔,但一跳舞就感觉到,多年不运动,只要动作幅度一大,每个关节都在吱嘎叹息,身体是松垂的,所有的线条都在向下发展。

哦,在跳广场舞的年纪跳芭蕾舞,的确有点疯狂。

谁说不是?起因是上次出国旅行,韩青跟先生去西班牙。看专场的佛拉门戈舞,热烈奔放的舞蹈家们在相当拥挤的舞台上前后穿插,以眼花缭乱的步伐,飞快踏出脚尖到脚掌再到脚后跟的节奏。接着他们邀请观众上台加入。与韩青对跳的舞者发现她的天赋,说,您可以练习更能挑战身体潜能的舞蹈,比如,芭蕾。

韩青非常吃惊,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,她以前会跳芭蕾舞,一度也想重穿足尖鞋,但一想到年纪身材体能,梦就破了。

舞者撩动她炫目无比的开衩长裙,用同样不熟练的英语说,我们舞者绝对不说“我不行”,只要反复不断地拉筋、练功,为一小段节奏是否踏得准磨上半宿;不断为自己鼓掌、打响指、吹口哨,最后,你的身体会跟上思想的节奏,你可以腾跃、旋

转,挣脱时间的羁绊,你就自由了。

舞者送她走下舞台时说:您还有多少时间可犹豫呢?并不是年纪大了就没春天,我们佛拉门戈学员中还有79岁的老太呢。

她回国后就开始重拾基本功,并聘请了老师来教她和女同事们业余习舞。每天中午,都会练习到满脸是汗。甚至,连娜塔莉·波特曼主演的电影《黑天鹅》,她们也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实:周围新入职的女同事,起码已当了四五年的“低头族”,身体僵硬,肩膀、手臂与腰背的表现能力,远不及她;连开腿拉筋的潜力,也不一定比她强。而且,因知道自己年纪大体力量,她练习时格外用力,把每一个开合动作都做到位,也会用心去揣摩每个舞蹈角色的情绪变化。这一点,老师也看出来,说:“如果演天鹅,你的年轻同事跳起来,就是天鹅在水中欢腾嬉戏。她们跳不出你的那种动人的哀戚,那种奉献自我的忧伤。有这种表现力,需要悟性,也需要阅历。”

她是这个芭蕾舞练习班上,第一批获准穿上足尖鞋的。鞋子如35年前一样适脚,交错绑好鞋带后,鞋头上的小平面,一声不响地支撑了她踮足旋转的动作。所有的青春场景都回来了——那一刻她泪盈于睫,所有的欣喜与感慨都在其中。■

没有女生的同学会

文/张其全

人过中年,往往就出现这境况:白发多了,黑头发少了;烦心事多了,顺心事少了。还有就是新朋相约少了,同学聚会多了。有一句式是:不在同学会现场,就在去同学会的路上!

最热衷的永远是男同学,尤其是如今腰包、地位双得意之男生。当然,他们的原动力,多是念念不忘某位女神。灭我灯者,昨日之日不可留;转我椅者,今日之日多烦忧!瞧瞧吧,俺如今可是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!

总之,女生才是同学会当仁不让的主角。没女生,就没故事,没悬念。参照这个标配同学会版本,一帮军校同窗即将组织的20周年聚会,就太素汤寡味了——清一色男丁呀!

当年,我们是军校里的“部队生”,来自各个兵种,从防暴狙击手到炊事班掂勺的,啥人都有。大至抗洪抢险、越野打靶,小到养猪种菜、修理安装样样在行。放心啦,高考入学的书呆子“地方生”哪里能比呀!更会来事,比方,对付佯装“主义”的年轻女教员,愣头青“地方生”只会讷讷地说:课讲得真好。“部队生”却酷酷道:姐,我们都觉得你的声音特好听,太有磁性了!女教员也许面呈愠色,但心里早乐开了花。

但部队生队最大的短板就是性别单一,鲜有女生。像我们95级的,67个寸头,见到稍长点的头发就觉得是迷人风景。我后来感此悲催遭遇,奋笔疾书《穿过你黑发的我的眼睛》长文,发当年《女友》杂志,还被评为年度好稿,算是为众兄弟出了口鸟气。当然,没有女生,也就百无禁忌,不必端着掖着,生死之交一碗酒,该出手时就出手!略举一例,一次,两个活宝,其中一宝是当天值日生,负责分餐,在肉多肉少问题,起了纷争,在饭堂上演精彩全武行。当然,无论输赢,都被罚深刻检讨,达5000字之绝唱!想想,要是在桃花灼灼的地方生队,这还是啥事吗?地方生队的女神们担心发胖,肉都挑出来给男生吃的。男生惨了,个个被迫害得油光满面。

说起来没有女生,细想想又都是趣事。何止没有女生呀,按照这帮同学现状,注定也没包可烧,没位可炫,没富可斗。也好,军校男生聚会就图个原生态,纯天然,无污染,小葱豆腐,青菜萝卜,自己倾心,家里领导放心。汤是素了,却是养生汤;味亦寡淡,却是心头味!■